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上孟卷之一

粵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裔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祁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孟子

孟軻一字子

車魯公族孟

孫後也父激

公宜母仇氏

母夢神人乘

雲跨龍鳳自

泰山來將止

於嶧凝視久

之忽見片雲

墜而寤時聞

蒼皆見五色

雲覆孟氏居

而孟子生焉

孟子三歲喪

父母有賢德

孟子章旨

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之利心斥利言仁義是孟子一生學問首節見王本為行仁義之道次節王專問利則非來梁之心矣王何必節一章綱領四節深言之害五節決言仁義之利末節是足上之辭須還他結體方與前不同

孟子

此書孟子述唐虞三代之道辨義利之微崇王賤霸明性善闢邪說發明孔聖之遺教分為上下七篇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

姓孟名軻字子與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

見梁惠王

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

梁惠王魏侯營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昔孟子當時以道自重不見諸侯因惠王卑禮厚幣之招故自鄒至梁而見之蓋將冀其道之行而展其仁義之學也

王曰叟

叟是尊之之辭

不遠千里而來

指自鄒至梁言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謂利蓋富國強兵也

惠王溺於功利之習乃問孟子曰齒德惟叟寡人素所仰慕也今自鄒至梁不憚千里之遠而來亦將有富國強兵之策而可以利益吾國乎

對曰以臣答君

王何必曰利

何必是斷然不可意利是人欲之私

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義是天然之公而已矣者見此外別無可言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孟子對曰王欲圖國事言意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做此

篤於教子幼

不遠節旨

而嬉戲三徒

古人尚年以叟為相尊之

仁義之可言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

王曰是體王口氣說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之勞莫憚稍

辭此亦字從儀秦輩生來

外此別無可言者也

○王曰何以利吾身

何以是多方圖謀意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長就學斷機

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

有家者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士庶人是

上下交征利

之訓維嚴孟

利吾國三字只曉得有吾

起

萬乘之國

此是為萬

千乘之國

子娶田氏生

便不知有大夫士庶人了

下

萬乘之國

此是為萬

千乘之國

子名仲子年

對曰節旨

為千乘

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

此十分取一之制

入十四○孟

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

者危

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

此十分取一之制

子曰人皆知

必言意言仁義而曰己矣

利後義是以義為緩

不奪不廢

奪是弑上而奪其

誣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

冀其田而莫

有舍此無可言意這兩句

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

謂將有弑奪之禍

乘車數也

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

知冀其心冀

且就理欲上看到下文乃

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

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

出車千乘也

千乘之國諸侯

心博學多聞

陳出利害來此亦字隱然

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弑下殺上也

廢足也

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

之謂又曰人

接堯舜湯文周孔之緒

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

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

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

皆知以食愈

飢莫知以學

此節反覆言利之害以首

也

夫我所謂王不當言利者

正以求利必有害也

今王為一國之主如一旦曰何

愈愚○惠王

句為主王者大夫士庶人

講

夫我所謂王不當言利者

正以求利必有害也

今王為一國之主如一旦曰何

三十五年孟

之倡也三曰字皆心口計

士庶人有身者亦將曰何以

使利吾身上欲利其國則取

於下下欲利其身家則取

子始至梁明

較之辭自王曰至國危矣

於上上與下交相征利其禍

終歸於上而國危矣

國危何如天子君萬乘之國

而或弑其君者必百乘大夫

之家地

年惠卒襄立

是從利上推到有害處萬

弑其君者必千乘公卿之家

諸侯君千乘之國而或弑其

君者必百乘大夫之家地

即去梁遊齊

乘四句申說國危看兩必

位相近則凌奪易生必然之

勢也夫先王制地定法天子

萬乘其公卿得十之一而

取百乘焉十分取一不為不

多矣揆之於

梁惠王

字畢竟上人受虧萬取千

取千乘焉諸侯千乘其大夫

得十之一而取百乘焉十分

取一不為不多矣揆之於

義亦可相安苟為下者以義

惠王魏武侯

焉三句又咏歎一番以起

義亦可相安苟為下者以義

為後而惟利是先其勢不至

盡奪其君之利不足以

廢

擊之子其先  
下文義字單言義者以義主  
斷制對利言尤切後義二  
之害如此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未有是決言其必然意  
仁指愛上說親指父母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畢公高封於  
句就下之人說其端却開  
自上也  
也義主敬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  
上說  
○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  
心則其下化之  
○若舍利而言仁義則何如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不仁而遺  
自親戴於己也  
○其親者有之矣未有人君躬行夫仁其下胥化夫仁而反遺其親  
者也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敬君不義而後其君者有之矣未有人  
君躬行夫義其下胥化夫義而反後其君者也仁義之利又如此  
○王亦曰仁義

庶人至畢萬  
未有節旨  
此節的確指仁義之利上  
說弑奪則無君親極矣若  
魏為大夫數  
夫仁義絕無此禍未有二  
傳至桓子與  
字是反上文而決言之本  
趙襄子韓康  
文仁義主在下言註補人  
子共滅智伯  
君躬行一層是根二者也  
分其地桓子  
字正照大夫士庶說仁屬  
之孫文侯斯  
親義屬君就字面分貼其  
遂與韓氏趙  
實王為一國之君親也  
氏列為諸侯  
王亦節旨

此總結上前緊接惠王言  
利來故開口先一語截斷  
而後進之以仁義此接不  
遺不後來故先說仁義以  
致丁宜而再言利以為深  
戒孟子直望王行仁義而  
不求利不只說不說便罷

○孟子見梁惠王  
此寓梁時  
復進見也  
王立於沼上  
曲池  
顧鴻鴈麋鹿  
顧視  
曰賢者亦樂此乎

○而己矣何必曰利  
此節明指利害與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此章言仁義  
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  
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  
而明辨也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  
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  
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  
○講夫利與仁義以理欲而論己有當言不當言之  
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辨而況其利害相去之遠耶王亦曰仁義以收  
尊親之效而已矣何必補  
○說統云戰國之君中利已深只空空以仁義挽回必不見  
曰利以啟危亡之禍哉  
○信故必反覆相形指陳利害而後可曲引之於仁義也

○王亦曰仁義  
○此章言仁義  
○此章言仁義  
○此章言仁義

鴻鴈

王立章旨

鴈陽鳥狀似此章見人君當公其樂於

鵝而小夜泊民關鍵在借樂獨樂上引

洲渚飛有先文王夏桀證賢不賢一法

後行列秋南一戒重法文王邊章內民

而春北鴻其字最宜著眼

鴈之大者也王立節旨

○月令孟春王立沼上疑是接見後同

鴻鴈來言自遊於囿若謂沼上非見賢

南而來北也之所則豈見王之所乎王

仲秋鴻鴈來問是疑辭不是慚辭

言自北而來賢者節旨

南也季秋鴻此孟子迎其機而導以樂

鴈來賓言仲此之歸賢者也玩而後字

秋先至者為正是難辭以賢者句為主

主季秋後至不賢句只反足上意耳賢

者為賓也虛說下正詳之

麋鹿經始節旨

鹿好羣而相此正申賢者而後樂此之

賢者指君之賢者此字指所立所願說

與之立於沼上顧視鴻鴈麋鹿而問曰不

知賢者之君亦樂此乎蓋猶自疑之也

享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賢者不樂此也惟賢者之君而後乃樂

此若不賢者之君雖有此亦將不樂也

營謀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所以不日成之故王在靈囿

因囿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

及沼於物魚躍此魚得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

其臺曰靈臺靈字自不日謂其沼曰靈沼

其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

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

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

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

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

孟子他日復見梁惠王蓋欲因時啟沃

以決其仁義之行也王親近尊禮孟子

怒而善迷陰言皆民樂君之辭靈臺之類也故冬至有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感陽氣而角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解鹿性喜林沼併以游觀耳經始勿亟麋性喜澤按又追言之正要叫起子來此釋麋鹿與以見民樂之意是詩人極集註異

靈臺說苑曰積憂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臺所以為靈者積仁也湯誓有恩惠以及民如治岐之政是也能樂自民樂其樂見得通節精神只結聚在一故字

夏王率遏眾力率制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時日節旨此正申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在一獨字上見上引書指樂民欲以下即貼

而文王亦得靈何以見賢者而後樂此也大雅靈臺之詩有云文王經始於靈臺方以享其樂也言其經之以度其地營之以正其位庶民相與攻治之而不終日以成之雖經始之時正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臺下有囿王在靈囿則見鹿鹿馴伏而不動麋鹿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鶴而潔白囿中有沼王在靈沼則見於哉充滿之魚躍詩言如此夫文王以民力為臺之高為沼之深宜其取民之怨矣而民願子來趨事而反歡樂之且加以美名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以其成於不日若神靈之所為也又樂其囿中有麋鹿沼中有魚龍觀於民情而文王之能樂可知矣此何故哉蓋由古之人平日能施行仁政惠鮮懷保與民偕樂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因以能樂也臣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喪亡子及女偕亡子即指日說

民欲與之偕亡就書辭而申其意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言必不能此引書而釋之享其樂意註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豈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何以見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湯誓之言有曰桀嘗自此於日民怨其虐因指日而言曰是日何時亡乎子室及汝偕亡由書言觀之為人君者獨樂而不恤其民至於民怨之而欲與之偕亡則人心離散亡無日矣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享其樂哉臣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然則王能以文王為法以夏桀為戒民惟恐王之不樂也即沼上之立鴻鴈麋鹿之顧庸何傷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盡心照救荒說焉耳矣是極至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

河內河東  
魏都大梁在  
見覆亡之不暇  
豈能獨享

大河東南故  
其樂作實事說  
寡人章旨

故安邑之地  
此章見人君當盡心於王  
道盡心二字是主首節惠

為河內今河  
東府是

王欲以小惠得民次節孟  
子言小惠不足以得民不  
違節是王道盡心之先務

五畝節是王道盡心之成  
功末節斥其時政之失罪

歲二字正破梁王病源章  
內雖教養並說要重養一

之聲謹謹以  
邊民未知教猶屬養道未

立動動以進  
全蓋因論救荒而發也

取左傳云戰  
寡人節旨

勇氣也一鼓  
期於得民也首二句虛河

作氣  
丙四句正自言盡心之實  
察鄰國以下是責望民之

東徙  
移其粟於河內  
移粟是移  
民間之粟  
河東凶亦然  
亦是亦  
移其粟  
察鄰國之政  
政即救  
無如

寡人之用心者  
是盡心  
鄰國之民不加少  
不加少謂不  
見分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  
不加多謂  
不見分

多何也  
何也有歸  
罪歲凶意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  
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  
講梁惠

負其恤民之政誇示孟子曰寡人之於國也所以計安斯民者可謂盡心焉耳矣何  
以見之河內凶荒猶幸有河東熟也則移其河內之民於河東以就食又移其河東

之粟於河內以給老稚之不能移者至於河東凶荒而移民移粟處之亦猶河內焉  
吾之用心如此察鄰國救荒之政誠無有如寡人之用心者以鄰國之不用心宜民

之少而不加少以寡人之用心宜民之多而不加  
多其故何也意者歲凶為災人力無如之何與  
○孟子對曰王好戰好戰則必請

以戰喻  
喻比也以  
戰比治道  
填然鼓之  
之字指戰士謂擊  
鼓以進戰士也  
兵刃既接  
器械器刃刀  
也接即交戰  
棄甲曳兵而

走  
甲重難走故棄  
兵可禦追故曳  
或百步而後止  
喻鄰國不  
恤其民  
或五十步而後止  
喻惠王能  
行小惠  
以五十步

笑百步  
喻惠王望民  
多於鄰國意  
則何如  
問以近笑遠  
曰不可  
是王明  
於戰了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是

指五十步亦  
字對百步言  
曰王如知此  
此字指五十步  
不可笑百步言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無望民多就小  
惠難得民說

言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警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  
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

函曰鎧皆堅實盡心處何也口氣見人重之名○崑力無可如何隱含罪歲意尤以金作兵 王好節旨 兵有五一弓 此因其明以通其蔽言小 二及三子四 惠不足以得民也喻是喻 戈五戟又刀 治道填滿也謂鼓聲充滿 劍曰短兵 於行閒也棄甲曳兵不能 行王道之喻或百步猶鄰 國不恤其民或五十步猶 惠王能行小惠察鄰國無 穀之種不一 如寡人猶以五十步笑百 有言二穀為 步蓋戰以勝敵為主走之 梁稻菽者有 遠近勿計猶治以王道為 言五穀為麻 上小惠之能行與否亦勿 黍稷麥豆者 計故下二節遂言行王道 有言六穀為 不違節旨 稻黍稷梁麥

此是就兩間現成自然之 苾者有言九 利先為之擲節裁制以收 穀為稷秬黍 拾人心也極產未制先之 稻麻大小豆 以不違畜產未立先之以 大小麥者有 不入樹藝未與先之以時 言百穀包舉 入首段不違是主蓋移粟 三穀各二十

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 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者棄甲曳兵而走或走至百步而後止或走至五十步而後笑 彼百步之遠為怯則王以為何如惠王曰不可夫戰以勝負為勇怯不以走之遠近 為強弱彼五十步者直偶未至於百步耳要之五十步亦走也安可以此笑彼耶孟 子曰王如知五十步之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加多於鄰國也蓋治以王道為盡 心猶戰以勝敵為能勇今王之行小惠是五十步之走也鄰國之 不恤民是百步之走也其不能行王道一也又何厚望於民耶 ○不違農時 妨民 耕收 之時 穀不可勝食也 言穀 之數 豈不入滂池 不入是上禁 魚鼈不可勝食也 言魚鼈 之多

斧斤以時入山林 斧是斧頭斤是鐵刀時指草木零落 之時土高曰山平地有草木曰林 材木不可勝用也 言材木 之多

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此二句總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是字承二句 來憾是恨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始即先 意 註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 也罾網也洿窰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罟人 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 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擲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 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 本故以此為 講 王欲得民亦惟盡心於王道而已試為王陳王道當法制未備之初 王道之始 則貴因天地自然之利而以擲節愛養為先如農時乃穀所自出也

種為六十蔬由於食價故足食為先下二段皆可以佐穀者因並魚鼈也苟數畝不入洿池則洿池之所產者無窮而魚鼈不可勝食矣山林所以產各二十者言之農時與農隙不同是材木也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山林之所生者無盡而材木不可勝用矣夫至穀與

數畝不入治田之時洿是地勢自然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飲食官室之有資祭祀棺槨之有備是使民養生

魯語云宣公池是人力所鑿二字平看者得以遂其願喪死者得以盡其情而皆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則民○五畝之宅

夏濫於泗淵註中厲字是避列守之澤心得而邦本固紀綱法度可從此次第施行矣此王者治道之始事也

里革斷其罟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有而棄之曰今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魚方別孕不殖繁多未到人食用上至教魚長又行也又云魚禁字言喪其死也無憾二字

網罟貪無藝養生句方是食用喪是活下妻子說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謹是嚴謹庠序皆鄉學也教說

也又云魚禁重王道本乎人情使人情不至渙散然後可立法制義孝悌是教中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以上養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鯤鰔斧斤時入地官山虞掌以圖經久始字是王道教山林之政令養根脚不是起頭物為之厲而五畝節旨為之守禁仲此是告以王道之成乃盡冬斬陽木仲心極處五畝之宅在一夫夏斬陰木凡授田百畝外照註分在田服耜斬季材在邑但邑不必是城邑如以時入之令今之村落便是無失其時

苟凡有與作不違三農之時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五穀不可勝食矣洿池所以畜

就上父母義孝悌是教中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以上養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過脈語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莫備於此故決其可以王註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

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

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

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宜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

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效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

萬民時斲材  
有期日

一是因其時而育之使無  
失其所生一是因其時而

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  
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

五畝百畝

遂之使無失其所長上不  
道以左右民是

講由是因既固之民心定裁成之法制一夫授以五畝之宅而牆下  
王制一夫受  
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

私田百畝公

至此則恆產已立三可以  
授以百畝之田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一夫  
田十畝八家  
字俱從王者經畫看出謹

是為八百八

字有屏邪說黜具文兢兢  
焉又以孝悌為百行之原

以無飢矣衣食既足禮義可興於是納子弟於庠序之中而詩書禮義之教必致謹  
十畝餘公田  
於天命人心之正意庠序

二十畝八家

之教孝悌為重故特申以  
白之老者不至負戴於道路

夫七十之老者衣帛食肉而享夫飽煖之休黎民之  
分之各得二  
提醒之須照下頌白句淺

畝半以為廬

淺講七十者二句合老幼  
師而就吾之教養矣然而不與王於天下者未之

有也此王者治道之成也非王所宜盡心者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是既有  
舍城邑之居  
申言之正見心無不盡養

亦各得二畝

內便該教意如是則天下  
死塗有餓殍而不知發 是又無以

人死 則曰非我也歲也 是既何異於  
半春令民畢  
皆望風仰德而莫不尊親

出在野冬則

矣故王可決也是對針梁  
刺人而殺之 刺人而死之

曰非我也兵也 以兵利  
野入於邑在  
王暢然意滿語註品節即

野曰廬在邑

在法制中法制品節即所  
焉對他不加 註檢制也

死便殺 曰非我也兵也 以兵利  
以裁成輔相亦即所以左

宅桑

右民也補出王道之成緊  
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

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  
釋名曰宅擇  
與上節始字相應

也言擇吉處

狗彘節旨

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  
而營之也 ○此方對定首節痛陳時弊  
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

典術曰桑者以動王不忍之心為行仁

箕星之精神政地不知檢指平日不知

木蠶食葉為發指臨時兩不知正指他

文章人食楛不盡心處其罪全在我不

老翁為少顏反自謂盡心而以歲為解

月令季春命此與殺人而委罪於兵者

野虞毋伐桑何以異夫兵不能代操兵

柘鳴鳩拂其者之罪歲能代失政者之

羽戴勝降於罪乎無罪歲二句通章結

桑具曲植遽穴與首節何也二字應註

僅后妃齋戒能自反是先革弊政發倉

親東嚮躬桑廩以紓目前之急益修其

蔡婦女母觀政指行王道之始以及王

省婦使以勸道之成也

蠶事 承教章旨

狗有三守狗俱借客形主法重為民父

獵狗參狗此母四字蓋王道始終已詳

指豸狗 上章故此因其受教之言

釋名云道路之總見虐政不除則王道不可得而行也

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

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

改講今王平日不行王道養民無法反使狗彘之畜得以食人之食而不知所檢制

耳至於塗有餓莩又不知發倉廩以賑貸之雖移民移粟而民且飢以死矣乃見

人之死而不加多則曰非我不用心之罪也歲凶書之也是何異於操刀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殺之也兵刃殺之也王誠無歸罪於歲而自反於已舉王道之始終而一

一盡心焉斯天下之民至而可以補稟疏云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

王矣豈特加多於鄰國而已哉 補 畝古之百畝當今之四十二畝少八十步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安對勉強看見 註 承上章言願 梁惠王聞孟子之言

道以教寡人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專 其出於誠意 註 安意以受教 講 有感曰夫子之舉王

人願安意以承受夫子之教幸盡言而無隱可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 挺木

鐵 有以異乎 異分 別也 曰無以異也 就同歸於 註 挺杖 講 孟子以為虐政除然後仁政舉

與兵刃有以異乎王曰挺之與刃器 死上說 註 挺杖 講 對曰臣試問王殺人者以挺杖

雖不同而致人於死則一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 政講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註 子

又問而講 孟子又問殺人者以兵刃與虐政有以異乎王曰 曰庖有肥肉 庖是熟

王答也 講 刃之與政事雖不同而致人於死則一無以異也 野有餓莩 餓莩是

廩有肥馬 廩是養馬之閑肥肉肥 民有飢色 飢色是 野有餓莩 餓莩是

人也 註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 孟政無異於挺刃則今日之政當在所革

死則無以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政無異於挺刃則今日之政當在所革

人所蹈而露見也

承教節旨  
一安字見他虛心處然究於上章所指陳未了徹也

此合下節是承上歲兵之意而敷衍之挺刃不重只

要引起政字  
以刃節旨

跟上節一滾說欲王知虐政之殺人慘於挺刃也

庖有節旨  
此正指虐政殺人之實是承上狗彘食人食塗有餓

獸相節旨  
獸相食二句又是退一步作跌醒語不曰君而曰父

母正見一體相關處所以動其惻隱之心也為民父母恩有所屬行政責有所歸不免惡在四字極冷

仲尼節旨

也充王之庖有肥肉馬充王之廐有肥馬焉以此屬民故民有飢餒之色野有餓死之人夫養禽獸而致民之死此無異驅率其獸而食人也挺刃之殺人不過是矣

○獸相食是獸類自相殘害且人惡之惡是惡其殘酷之指獸言為民父母行政入虐政意不免於率獸

而食人此正是行虐政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註君者民之父母也講夫率獸食人乃虐政之

獸本異類其自相吞噬人之見者且以其同類相殘而惡之况君者民之父母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則是以子民之責而反為殘民之事惡在其為民之

父母也哉○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此二句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此句是推仲尼

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使字指使虐政說註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

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

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聞仲尼之惡不仁者乎仲尼曰始作俑以從葬者最為不仁此人殆無後乎仲尼何以惡之若此為其作俑象人而用之以殉葬也夫象人以殉葬孔子猶惡之況以刺

民養物實使斯民飢而死也此豈不尤見惡於仲尼耶補人主欲興利必先除害相如之何其可哉吾王有受教之誠必先除虐政而可也形以挺刃而知虐政之慘更不止於兵相形以率獸而知虐政之毒更不止於獸相形以作俑而知虐政之報更不止無後上章因盡心之言欲導其行仁故其辭婉此則因承教之願欲使悟其

上節慘其辭以動之此節失故其危其辭以惕之只象人而言直

用便是不仁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註中實使實

敗於齊

字正對象字 晉國章旨

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伐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此章教梁王以報怨之長策救民正所以報怨也王字是全重施仁政上蓋

惠王急於報怨不暇顧民之疲孟子教他不可性急

姑且就省刑薄斂休養生息俟其力全而後用之以

我整暇攻彼疲敵有不戰則王矣

戰必無敵矣無敵於天下

則王矣

晉國節旨

晉國二句敘先世之盛東

敗四句歎今日之衰強指

號三晉時言死者謂先人

言以寡人之恥至羞及先

人不可不一為昭雪也如

平

惠王十七年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晉國即指文侯武侯時非謂從前晉國也嬰之所知也知是及寡人之身

寡人惠王自稱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自東敗至此皆是敘今日之弱寡人恥

之字指願比死者死者指先人一洒之洒是雪其恥如之何則可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其分晉地號曰晉地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

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梁惠王厚幣招賢原為報怨起見一心只要富強其國即孟

欲為死者雪其恥也言子仁義之談終不能開其迷惑故言曰吾晉國在先人時甲

兵稱雄於列國東勝齊西勝秦南勝楚天下莫強於晉焉此叟之所知也及至寡人

之身以東則馬陵覆師而戰敗於齊長子申為其所虜而死焉是晉弱於齊矣以西

則取我少梁繼割夫河西喪地於秦者凡七百里是晉弱於秦矣以南則與楚將昭

陽戰敗亡其七邑而見辱於楚是晉弱於楚矣此皆寡人貽恥於先人者也今將報齊國之怨摧秦楚之鋒願為死者一洒其恥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略頓使晉復強於天下不知當用何計策而後可 ○孟子對曰王無患喪敗之難以自振也雖地

方百里三註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講孟子對曰王無患喪敗之難以自振也雖地

字連說註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講方百里之小亦可與王業於天下况魏堂堂

○王如施仁政於民仁政二字串看政之所施皆仁之所寓省刑罰是重薄稅斂是厚深耕易耨

魏與秦戰元之何有恐喪敗之餘難以耕是用耒耜以壯者以暇日

起土耨去草也亦即刑賦所寬之日修其孝悌忠信意雖屬民自修就

梁三十一年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兵

中亦有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上入以出以總項孝悌忠信二句正力行其所修可使制挺以撻秦楚

既相距鞅詐遺印書曰吾始與公子驩

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講刑罰則省之不戕民命稅斂則薄之以養民生使民得

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

以安業力農春深於耕夏易於耨衣食既足禮義可興而民之壯者又以其閒暇之日修明其孝悌忠信之義入以此事其家之父兄出以此事其國之長上如此則民

秦魏印以為然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其軍盡破之

志孚而忠義奮可使吾孝悌忠信之民斬木為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無畏於秦楚何齊之足言哉彼奪其民時彼指秦楚奪其民

以歸秦惠王恐割河西之長上無異於父兄矣可使

薄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離散是奔走四方

其軍盡破之平百行修孝悌忠信而入

散離散是奔走四方彼謂敵國也講秦楚之堅甲利兵最稱雄於天下而吾謂制挺可撻者何哉正以彼秦楚之君不行仁政而煩刑厚斂以奪民耕耨

其軍盡破之平百行修孝悌忠信而入

兄弟妻子離散而室家不能相保此救死不贍之民奚暇修其孝弟忠信哉彼陷

其軍盡破之平百行修孝悌忠信而入

兄弟妻子離散而室家不能相保此救死不贍之民奚暇修其孝弟忠信哉彼陷

其軍盡破之平百行修孝悌忠信而入

兄弟妻子離散而室家不能相保此救死不贍之民奚暇修其孝弟忠信哉彼陷

其軍盡破之平百行修孝悌忠信而入

兄弟妻子離散而室家不能相保此救死不贍之民奚暇修其孝弟忠信哉彼陷

地獻於秦以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辱於楚 楚世家楚懷王六年楚使

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

於襄陵得邑八此與註七邑不合

梁襄王襄王立惠王葬有日矣天

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

巨為棧道而葬民甚病之

羣臣請弛期莫不與節正申不嗜殺人

更日不可惠者能一之故

公駕見太子

二句只形容壯者可以戰下往征方說到戰上

彼奪節旨 此與上施仁節句句相反

彼陷節旨 陷溺其民即指上節說以

仁伐暴無與為敵故制挺可撻也

故曰節旨 兩仁亦敵兩暴亦敵以仁

制暴則無敵無敵則可以王矣更何計國之大小哉

勿疑二字直與他打破後壁註迂闊正照仁政言

梁襄章旨 此章見人君欲一天下在

於仁不嗜殺人四字極重告新君而先動其不忍人

之心所以正其本也天下莫不與節正申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故

梁襄節旨

民怨之深矣王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而征其虐民之罪彼民

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夫誰與王敵哉此所以制挺可撻也

指仁 王請勿疑 仁政三節言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 故古語有曰仁者之君天下無敵知仁者之無敵

更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則知百里可王亦惟驗諸仁政之施耳王請勿以

臣言為疑而斷然以施仁政為務雖以梁 匯參云仁政之施當直貫

而王可矣尚何先人之恥不可雪也哉 出入二句兼教養而言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名赫 欲觀其動靜以下其仁政之不能行於其父者或

故曰仁者無敵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孔子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

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 故古語有曰仁者之君天下無敵知仁者之無敵

更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則知百里可王亦惟驗諸仁政之施耳王請勿以

臣言為疑而斷然以施仁政為務雖以梁 匯參云仁政之施當直貫

而王可矣尚何先人之恥不可雪也哉 出入二句兼教養而言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名赫 欲觀其動靜以下其仁政之不能行於其父者或

得行於其子也 出語人曰 行語之人想是同志隨 望之不似人君 望是遠而瞻望不似

之而不見所畏焉 就是近而親就不見 卒然問曰 卒然二字是形容辭氣不當處

天下惡乎定 定是安定 是近而親就不見 卒然問曰 卒然二字是形容辭氣不當處

孰能一之 王問曰今列國 孰能一之 王問曰今列國 孰能一之 王問曰今列國 孰能一之

說以法文王  
之義乃更擇  
也按一見後即去魏適齊

出語節旨

年與諸侯會  
出語人三字貫通章以與

徐州相王也  
王問答者大有關係不可

追尊父惠王  
不傳定以勢言兵革寧息

為王先是各  
也一以權言政歸一統也

孰一節旨

王於其國徐  
孰能一指君言此與下一

州之會則王  
問俱不用曰字以已統於

下矣  
卒然問曰句也

不嗜節旨

早之為言悍  
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

也陽氣驕蹇  
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

所致也  
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

孰與節旨

雲山川氣也  
孰能與指民言當時列國

公羊傳曰觸  
既各畫疆而守之民欲舍

石而起膚寸  
彼趨此必有所禁制下文

而合不崇朝  
沛然誰禦正答此意

天下節旨

而雨者唯泰  
此以久旱易為雨民勞易

山雲乎○雨

能合而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殺如好濫  
刑重斂皆是  
也  
講  
吾對曰必也以不忍為

殺一人者為  
能統一之  
○孰能與之註  
王復問也  
講  
王復問曰今天下之民各事其主雖有○對

曰天下莫不與也  
莫不與言盡  
天下皆與之  
王知夫苗乎  
苗比  
七八月之閒旱  
旱比當  
時虐政  
則苗槁矣

苗槁比民憊  
悴於虐政  
天油然作雲  
天比仁君作雲  
比仁政將行  
沛然下雨  
下雨比仁  
政既行  
則苗淳然興之矣  
非

槁時也比勞  
民易為仁意  
其如是  
其指苗如是  
孰能禦之  
之指  
今夫天下之人牧  
人牧是養  
民之君  
未有

不嗜殺人者也  
見皆暴  
虛其民  
如有不嗜殺人者  
如有是  
假設辭  
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是引

伸  
誠如是也  
如是指  
引領望  
民歸之  
歸是  
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沛然指水說是  
形民歸之勢  
註  
周

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  
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

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

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

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  
講  
吾對曰苟有不

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講  
嗜殺人之君出

則天下莫不歸而與我也王亦知夫苗之性乎當七八月之閒旱則苗之生意槁矣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水從雲下也為仁作主天下莫不與句  
兩者輔也言且虛講下正明莫不與意  
輔時生養也寫苗一段須暗射下人牧  
王弼曰陰陽一段寫人牧一段須回照  
二氣生於黃上苗一段嗜殺之天下民  
泉氤氳交結皆既槁之苗矣望以心言  
出地為雲二歸以身言望之歸之即荷  
氣力均則能不嗜殺人之雲雨而淳然  
為雨興起者也此可想見天下  
齊宣王莫不與之象

陳公子完奔齊宣章旨  
齊世為齊大此章總要齊王黜霸功而  
夫初以陳為行王道大旨在保民而保  
氏後改田氏民之源頭在不忍不忍之  
至田和始篡作用在善推以及人之老  
齊而有之宣幼不忍之實事在制產分  
王和之曾孫五段看首五節是許王不  
威王子也諡忍之心可以保民而王誠  
法善問周達有三節是啟王以察識王  
曰宣○蘇秦悅四節是啟王以擴充權  
為趙合從說然後六節是揣王不能擴  
宣王曰齊南充之由於大欲吾憚六節

耶今夫天下之君職為人牧者肆為暴虐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一不嗜殺人者  
則天下之民中心悅服皆引領而望之矣夫誠望之如是也則民之歸之猶水之就  
下沛然一往其勢誰能禦之使止耶故曰天下莫不與也吾之與王問答如此然而非能有為者奈之何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也齊桓公晉文齊宣王問曰五霸迭興桓文為盛其當時  
公皆霸諸侯者講取威定霸之事亦可使寡人得聞之乎  
徒是學無道桓文之事者羞稱意是以後世無傳焉  
孔子者無道桓文之事者羞稱意是以後世無傳焉  
惟無傳無以則王乎註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  
故未聞無以則王乎註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

王謂王天講孟子對曰臣學本之仲尼仲尼之徒尊王賤霸無有稱道桓文之事者  
下之道講是以後世無傳述焉臣未之有聞也王必欲臣言之不已其惟王天下  
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德即道也存諸心為德發諸事為道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謀勇失註保愛宣王曰人君之德當何如則可以王天下矣孟子曰王道甚大其  
其力意註護也講要只在保民誠能愛恤保護斯民勿使失所則可以得民心之歸  
而王天下莫○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若字乎哉字有曰可保民意曰何由知  
之能禦也

吾可也問有何事可憑曰臣聞之胡斡曰王坐於堂上堂是人君聽治之所  
引言王坐於堂上堂是人君聽治之所  
王坐於堂上堂是人君聽治之所  
王坐於堂上堂是人君聽治之所

王坐於堂上堂是人君聽治之所  
王坐於堂上堂是人君聽治之所  
王坐於堂上堂是人君聽治之所  
王坐於堂上堂是人君聽治之所

有泰山東有是實推保民之仁政

齊宣節旨

河北有渤海齊王病根在大欲故開口

也臨淄之中便問桓文事是經營霸業

七萬戶甚富濮則誰不知

而實其民無仲尼節旨

不鬪難走狗必云仲尼之徒蓋私淑一

奔博踴躍臨脈不敢舍所學以從君也

淄之塗車穀道傳聞三層相承說註王

擊人肩摩連天下之道道字重看對上

祗成雌舉袂桓文之事說

成幕揮汗成曰德節旨

雨天下不能問德何如則可以王意古

當也而乃西來惟有德者能之究不知

面事秦竊為何者為德也保民略斷而

大王羞之王王七字連看此句是一章

曰寡人不敏綱領保有保養意含下衣

請奉社稷以食有保全意含下老幼有

從○宣王八保恤意含下凶年死亡有

年孟子自梁保護意含下與兵構怨保

遊於齊民而王見得甚易甚平

上五卷一

牽牛是為王見之牛說曰牛何之何之有何往對曰將以豐鐘豐鐘是因鐘之豐而

豐鐘而來王見之牛說曰牛何之何用兩意對曰將以豐鐘豐鐘之謂填費也作活

看○王曰舍之舍是勿殺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無罪指對曰然則廢費

鐘與然字承上曰何可廢也禮言豐鐘之代牛不識有諸註胡斲齊臣也

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豐郊也觳觫恐懼貌孟宣王因問曰保民乃人君之大德

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曰

若王者可以保民也宣王曰何由而知吾可也孟子曰臣嘗聞之胡斲曰王一日坐

於堂上適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因問牽牛者曰此牛將何之牽牛者對曰將

殺之以為豐鐘之用也王乃止之曰舍此牛而勿殺之吾不忍其觳觫恐懼似乎無

罪而就死地也牽牛者對曰牛既舍則將廢豐鐘之事與王曰豐鐘大事何可廢也

其以羊易之則鐘得以豐而牛得以全矣臣曰有之是有此以曰是心足以王矣

所聞於胡斲者如此不識王果有此事否也○曰有之是有此以曰是心足以王矣

是心指不忍殺牛之心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是吝財指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足字中含察識擴充意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是吝財指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痛牛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王

之死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承認曰易牛之事吾誠有之孟子曰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不外乎不忍是王易

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矣然百姓無識皆以王之以羊易牛為愛惜其財也臣由王

不忍其觳觫之言思之固王曰然然字只然孟誠有百姓者此承以王齊國雖禰

知王之痛其死而不忍也王曰然然字只然孟誠有百姓者此承以王齊國雖禰

為愛句

齊國雖禰